

## **出國研修計畫心得（成果）報告**

**研修機構：** 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

Darcy Chen

### **一、 研修動機與目的：躋身歐洲頂尖佛學重鎮與 Numata 網絡**

在歐洲的佛教研究版圖中，存在著幾處極具指標性的學術殿堂。其中，由 Numata 基金會所支持的「歐洲佛學研究中心網絡」，更是代表了該領域的最高學術殿堂。在全歐洲，僅有英國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德國漢堡大學（亦為本校簽約校），以及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等極少數頂尖名校享有此一 Numata 設立的學術席位。

我此次之所以未選擇既有的合約學校，而費心自行聯繫並申請前往萊頓大學，正是看中其在歐洲佛學界無可取代的權威地位。萊頓大學建校於 1575 年，不僅是 Numata 網絡的核心重鎮，更在印度哲學與佛學領域擁有極為深厚的歷史底蘊。除了 Erik Zürcher（許理和）所奠定的漢學傳統外，Johannes Bronkhorst 等前輩學者在此建立的印度哲學與佛教研究系譜，對我的學術探索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此外，從務實面而言，我過去曾在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TU Delft）取得電機工程碩士學位，並在荷蘭當地 ASML 累積了長期的產業工作經驗。正是因為我具備荷蘭國籍身分與在地生活網絡，才得以克服目前學海獎學金補助額度在應對荷蘭極高物價與租屋危機時的財務限制，順利促成此次前往這座歐洲佛學重鎮的研修之旅。

### **二、 研修機構與跨領域師資概況**

歐洲博士(PhD)學制多屬「職位制(Position)」,因此我此次主要以旁聽(Auditing)與客座交流的形式參與課程。我的接待單位(Host)為萊頓大學哲學系,透過跨系所的選修,我得以建構一套結合「分析哲學」、「歷史學」與「文獻學」的跨領域師資陣容:

### **1. 頂尖漢傳佛學與禪宗資源: Numata visiting 教授 Bernard Faure**

萊頓大學作為歐洲佛學 Numata 網絡的核心(Leiden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 LIAS),其最大的學術優勢在於能吸引全球最頂尖的客座大師。學術生涯常有意外之喜,研修期間恰逢甫自名校退休的國際禪宗研究泰斗 Bernard Faure 教授受 Silk 教授之邀前來客座。這份得益於萊頓深厚人脈網絡的「幸運」,讓我得以全程參與他所開設的精準禪宗專題課程。

Faure 教授以其深厚的禪宗文獻功底、結合西方後現代思潮與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論聞名。透過他的課程與近距離請益,我得以站在國際最前沿的學術視野,重新審視漢傳禪宗文本的歷史建構。這份豐沛的學術養分,直接啟發並奠定了本人的研究計畫書(Research Proposal)方向。



## 2. 比較哲學與分析哲學陣容：方法論的抽象化與建模訓練

在哲學系的研修中，透過 Douglas Berger、Stephen Harris 以及 Jingjing Li 等學者的引導，我獲得了方法論上的啟發

Douglas Berger 教授：作為系主任，Douglas 教授雖近期研究廣涉《道德經》等跨文化哲學，但其過往在禪宗與印度哲學領域的深厚底蘊，為我的探索提供了宏觀的指導。

Stephen Harris 博士：Stephen 極度擅長運用分析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的進路。他嚴謹且清晰的邏輯推演，展現了如何將晦澀、玄妙的古典東方文本，轉化為現代哲學語境中能被清晰討論的命題。並引導我思考如何運用分析哲學的嚴謹工具進行概念剖析。這項訓練讓我學會將龐雜的佛學文本進行「高層次抽象化」，精準抓住其最核心的思想核心。

## 三、 研修內容與具體成果

在萊頓的學術淬鍊中，我最大的收穫在於釐清了糾纏已久的核心問題，並嘗試了跨學科的方法論實踐：

**1. 印度哲學的「無我（Anatman）」與「我（Atman）」之爭** 透過對印度哲學（佛教所謂的「外道」）的深入學習，我重新梳理了「無我」概念的形成脈絡。我清晰地意識到，許多我過去在佛學研究中所遭遇的困惑與瓶頸，其實在古印度數千年的思想辯證中早有深刻的爭論。這不僅跳脫單一佛教視角、將其放回古印度宗教與哲學大脈絡中的訓練，更讓我體會到：原来我不孤独。

**2. 現象學方法與生活反思的結合** 在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現象學的課程中，我們深入研究了「身體作為通往世界的唯一媒介」。結合我理工背景對數據與系統的敏感度，我將此哲學框架應用於日常觀察，撰寫了〈Reflections on Daylight Saving Time〉隨筆：今日清晨發現自己起床竟比平日早了許多，還沒到中午便飢腸轆轆，這才驚覺：夏令時開始了。在高度科技化的今日，時間的平移已無需親手撥動指針，若無他人提醒，這場集體的「時間挪移」本該在無聲息中完成。愛因斯坦曾指出時間並非宇宙的絕對真理；現代社會的時間，本質上是一份為了大規模協作的「社會共識」（如時區同步以保障跨國運輸）。然而，自動對時技術雖隱藏了人為定義的轉換，卻消解不了「真實體感」。我們終於在某個飢餓的瞬間發現：「約定俗成」的告知時間（Told Time）與「真實體感」的經歷時間（Lived Time）之間，存在著深不見底的鴻溝。我們或許可以騙過全世界的螢幕與算法，卻騙不過胃酸的分泌節奏。文明的本質似乎必然要透過這套虛擬的同步性來換取協作效率，但這份飢餓感提醒了我：我依然是一個活在自然律動中的生物，而非數位架構下的一個數據點。

















3. 萊頓的學術傳承與答辯文化 研修期間，我參與了 Silk 教授指導的 Bai Yu 學長之博士論文答辯（Phd Defense）。萊頓大學的答辯儀式保留了歐洲古典的隆重莊嚴，學者間的學術攻防宛如「舌戰群儒」，極具震撼力。會後晚宴上，與 Silk、Faure 以及 Erik Zürcher 嫡傳學者 Barend ter Haar 等教授的交流，讓我親身見證了歐洲漢學與佛學世代相傳的學術風骨。





















#### 四、生活實務與對選送制度之檢討（給校方與未來學生的建議）

1. 獎學金與財務現實（誠懇建言）：必須坦言，若非我具備台夫特理工大學（TU Delft）的校友背景與荷蘭當地身分，單憑現行「學海獎學金」的補助額度，幾乎不可能在今日的荷蘭負擔得起研修開銷。荷蘭房租極高（20 平米單房約需 1000 歐元/月，不含水電），且學校餐廳一餐動輒 5-6 歐元。建議校方與教育部未來在核定獎學金時，應根據歐洲各國近年的通膨與物價指數進行動態調整，以免資源不足反成學生的負擔。

**2. 住宿危機與簽證門檻：** 荷蘭面臨全國性的住房危機，官方甚至建議「未找到住宿請勿入境」。荷蘭移民局審核簽證時，強硬要求提供「足額獎學金證明」，且不接受一般的個人存款證明。學海完全不够 cover 最低的簽證要求。

## **五、 結語**

從台夫特理工大學的工程科學，走向萊頓大學的佛學與哲學殿堂，這趟研修不僅是空間的移動，更是思維跨度的躍進。萊頓大學以其分析哲學的清晰邏輯、印度哲學的宏觀視野，以及深厚的漢學傳承，為我的禪宗研究注入了全新的活水。期盼未來學校能考慮將萊頓大學納入正式簽約名單，讓更多學子能在此一歐洲學術重鎮中獲益。



